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宋 邢昺 疏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 376200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第子論撰之時以論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編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在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述而第七

疏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

漸故以聖人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疏

包曰老彭

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疏

子曰述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義曰此章記仲尼暮

也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

吾亦

余記

故云竊。○**註**包曰至之耳。○正義曰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父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入南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厲卿。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三****鄭**

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我。我何有於我哉。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三****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疏**子曰德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者爲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也。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三****馬**曰申申夭夭和舒

之貌。**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夭夭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夭夭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註孔曰孔子

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統子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義

行其道今則又多時矣吾更不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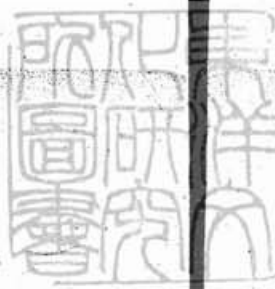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

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

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

曰游統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正義

德仁藝也○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註王弼曰道者無之



形故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

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

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註云德三德也

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

曰孝德以知逆惡詩云德行為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

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

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

生者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

行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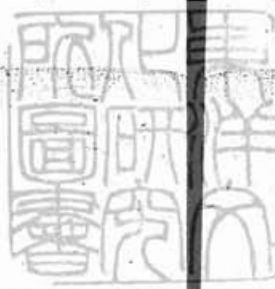
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
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
德與仁故不足
依據故但曰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子曰言人能奉

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疏子曰自行束脩以
○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
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
焉皆教誨之也○註子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
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
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以
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



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待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
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註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

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疏子曰不憤不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義曰此章言誨
人之法啓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為開說
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為發明必待其人心憤憤口
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
可知畧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
以三隅反思其類
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

執事時故得有食餓而發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

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

是日聞喪或吊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故不為也

檀弓曰吊於人是日不樂註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

美顏淵以寫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我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特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用舍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以已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

為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此又言行三軍所與
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
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角也○
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
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
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
曰徒涉郭璞曰無舟載詩傳云馮陵也
然則空涉水陸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曰富貴

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子所

好者古人之道○
亦為之如不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脩德好道不諂求富貴也言富
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
好者古人之道也○
雖執鞭賤職○正義曰蔡
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
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
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子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

獨能慎之○
孔子之所慎齊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

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
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
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
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曰孔子在齊聞韶

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子在此

正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者韶舞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

月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者圖謀度也為作也斯此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

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此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

曰云為作也者釋言云作是為也互相訓故云為作

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

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

樂本情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

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

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并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

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曰夷

子在至

斯也

三月不知

於斯也

言我不意度

此謂此齊也

互相訓故云為作

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

案禮樂志云夫

樂本情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

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

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

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者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不決故諾其言我將入
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第讓
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爭國爭讓正反所以
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
舉夷齊為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
齊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答言是古之
讓國之賢人也曰然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
有讓國之賢而終於誠死得無怨恨耶所以復問此
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若助衛君
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者此孔子答
言不怨也初心讓國求仁為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夷
齊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國見冉有而告之曰
夫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見冉有而告之曰
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鄭曰伯
夷叔齊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聩者案左傳
不○平○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聩○者○案○左○傳○



也○公薨而泣孫轅者哀二○左傳曰夏衛靈公
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此子
目君沒於吾手若後晉趙鞅納蒯聩於戚城者亦哀二
乃立轅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聩於戚城者亦哀二
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

蔬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

已之有○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

之樂亦在其中矣者蔬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飯菜

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
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已之有也

吾亦

樂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

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

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

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

學易可以無過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

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

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漢書儒林

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

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

不致自言盡無其過故

避凶之吉而無過矣

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子可以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

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

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

子所雅言 子曰雅言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

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

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

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子曰葉公名諸梁楚

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子曰女

矣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為

人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葉

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問孔子為人志
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答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者孔子聞子路不能答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
其孔子之為人也發憤嘗學而忘食樂道以志憂不
覺老之將至云爾乎。○子曰至以答。正義曰云
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者據左傳世
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為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
尹皆僭稱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

此者勸人學。○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人以此為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梟盪舟鳥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為教不道無益之事怪異也力謂若梟盪舟鳥獲
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
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
無益於教化不言也。○子曰烏獲舉千鈞。○正義曰烏
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為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
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



釋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
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雕其如予何

包曰相雕宋司馬

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

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雕其如予何。正

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雕欲殺孔子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

所隱匿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

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立之心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

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隱

匿故以此言解之男女以我為隱我實無隱也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者言我所行所為無不

與爾等共之者是立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曰四教文行忠信

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

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

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論衡

王道

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者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

怠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

君子也相常也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無也時既

為奢泰行既如此難

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弋繳射也宿宿鳥

羅屬著網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取魚也網者為大網

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網是取其仁也弋則得魚少宿則得

也夫子雖為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也宿宿鳥

欺暗心中且驚衆也○晝日為之至宿鳥○正義曰為其

釣者一竿釣文句交互故少難解流以繳繫釣羅屬

釣者一竿此註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

著網也繳即線也繳繫釣者謂以網一網以橫絕流以繳

而取魚也羅細網也繳繫釣者謂以網一網以橫絕流以繳

繳射也者夏官司弓矢云矰矢第用諸弋射也云結

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第矢象焉第之言射也二者

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

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者善時人蓋有不知理道

穿鑿妄作篇籍者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也者言人多聞擇善而

從之多見擇善而識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

之可以為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為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

孔子見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註孔

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

一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鄭曰

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

去後之行註互鄉至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

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

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林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

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



論語

十三

長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

之卽是疏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故曰仁道

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卽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

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疏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爲司寇之官舊聞

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

知禮者答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匪非曰黨孔

子既答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

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

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

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

君取之當稱吳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

以魯君昭公而爲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告





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
 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
 之官司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
 楚同此名也○孔曰至孟子○正義曰云巫馬期
 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
 三十歲鄭玄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
 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
 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
 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歸
 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
 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為同
 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
 秋云夫人之姓曰吳春秋以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
 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邑知其非諱而不稱姬
 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夫
 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
 至必書於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

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
 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
 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魯人邑知其非諱而
 故經無其事也○孔曰至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
 惡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
 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
 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為後法則不經故不
 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則不經故不
 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
 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
 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
 為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
 云聖人道弘故受以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也
 之禮聖人之道弘故受以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也
 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幸受以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也
 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言答云苟有
 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求信我言答云苟有

論語
 卷之七
 十五

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可敗見非而
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諤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
則非諱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
鼻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苟將明其義故鼻之
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
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而自和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
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
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吾敢

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能學况仁聖乎

吾豈敢者唯聖與仁

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

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倦故咨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

論語

六

陸

猶不能學
況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子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

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注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

丘之禱久矣注子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

禱久矣注子曰疾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諂

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

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

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者誅禱篇名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

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

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注子曰俱失

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注子曰奢

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

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

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窶陋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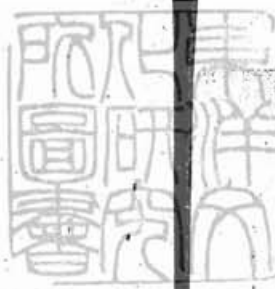
長戚戚多憂懼注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

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咎過故多憂



論語卷之七
子
勇已青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温而安○正義曰此章說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人相反若阜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